

【有所思】

## 天有冷暖、心先知

□许志杰

【在人间】

## 『目送』长情

□赵先德

【浮世绘】

## 薄情人最是深情模样

□火锅

农历十月初一那天,就是传统的“寒衣”节,回老家上坟祭祖,给逝去的亲人们送上御冬的衣物和后辈的思念。瞭望旷野,庄稼尽收,树已凋零,草也枯黄,满眼尽是初冬的萧瑟。

走过村里,不时见着老人们在忙活着自家的活计,有的在往菜地提水,有的在清理院落,有的在把晒干的柴火抱到闲置的屋子里,为度过寒冬做准备。看上去老人们穿得不多,也就一层秋衣外加一件单薄的裤褂。或许是劳动给这些勤苦的老人们带来无比的温暖,浑身充满了热的力量,或许是劳动使他们早已将冷暖抛到脑后,无暇顾及。过去与老人们打招呼,他们热情洋溢,放下手里的活与我嘘寒问暖,像是久别的亲人,拉着我的手嘱咐天冷了赶快回家暖和暖和。把自己的冷暖置之度外,却挂着我们这些穿得很暖和的人,这是老人们既朴素又真实的情感表露,听起来就会有一种春风化雨的温度在你的身上升腾。他们粗糙甚至有一些僵硬的老手,虽然没有多少可以传递给

你的余温,你却觉得老人们的手一点不糙、一点不凉,反而觉得是那样的暖心。

下午太阳出来了,街头有很多老人,他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享受着阳光赐予的温暖。老人们言语不多,似乎十分珍惜有太阳的时光,尽量多地让阳光带来的温暖留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村算得上是一个长寿村,8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每家都有,90多岁的老夫妻还有好几对。冬天里,每有太阳出来,街上就站满了身板硬朗的老人。他们享受着纯天然无污染的取暖设施带来的幸福,黑黝黝的脸蛋上泛着红扑扑的油光,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孩子们很孝顺,日子过得也算富裕,但是老人们喜欢自己过,一方面可以减轻孩子们的负担,一方面这样活动着身体也好。和老人们一起晒着太阳,有一种很踏实的幸福。说实在的,他们的一生过得挺辛苦,现在的日子过得也不轻松。但是,从老人们寥寥几句的话语中,你听到的没有一句埋怨、牢骚和不满,他们的平和心态与乐观大度的处

事态度令人景仰。我想,这也是他们健康长寿的主要原因。

从老家开车回济南的路上,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一路上关于城市供暖的话题不绝于耳。天气忽冷忽热,供暖部门按兵不动,在等待着早已划定的供暖时间的到来,听上去满电台的人都很生气。这些年来,每到供暖季这个话题就一直没能消停下来。不知道哪年开始的,同胞们的耐性一天比一天差,在供暖这件事上像是大爆发,可能与北方地区近些年持续严重雾霾有关。乌压压的霾,不仅遮住了温暖明媚的阳光,同时遮住了不少人的双眼,形成短暂的眼前黑、脚下黑。有句话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同样的,作为有话语权和占领了说话制高点的人们,也应该勇敢地拨开雾霾寻找太阳,不畏雾霾遮望眼。不是吗?在众人义愤填膺声讨供热企业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关心关爱那些无法享受集中供暖的家庭以及更多的在太阳底下晒太阳的父老乡亲?再回头想十年之前,那时候有多少人家能够用上集中供暖,再看

江南压根就不集中供暖的各省市,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抗击寒冬的?想到这些,是不是你那颗浮躁的心能够微微平复一些,稍稍消去一些怨气?精神气儿足了,就不会感觉满屋子里透风撒气,就不会因为低一度高一度而牢骚满腹。

有人这样炫耀自己的好日子:夏天盖着空调被在有冷气的房间里蒙头大睡,屋外烈日炎炎,气温40°C;冰天雪地,穿着短袖T恤在有暖气的家里,开着窗户,做俯卧撑,举哑铃……天有冷暖心先知,小雪之日的晴朗让人暂时忘却了曾经有过和即将到来的天寒地冻,想起老家村子里那些晒太阳的老人,他们今天应该是很幸福的。现在政府给予农村取暖很多优惠和补助政策,家家都能烧得起炉子取得取暖,但老人们还是能省的尽量省下。真的希望一个冬天都是这样的好天气,让幸福一直伴随着这些宽容大度的老人,迎来明年春暖花开的季节。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专栏作者)

在故乡,刘向一老人是一个传说,是一个神话,105岁的革命老人,情寄山东的故乡人。

老人住院有一段时间,每次去北京都想过去看一看,但医生不同意。今闻驾鹤西去,谨以此文纪念,告慰老人在天之灵。

我与向一老人的见面是因为做记者时的一个采访,屈指算来快30年了。这二十多年来,能够在脑海里留存的记忆很多。今日所记,仍让我含泪难抑。

向一老人出生在莱芜市杓山村,与我的老家相隔三四华里。他在高小毕业以后,当过民办老师。因为有革命倾向而被校长辞退,遂怒摔铁壶愤而离乡,想做一个好的乡村教师而不能实现。所幸老人参加革命,先是任莱芜独立营政委,后编入泰山特委。一直走到今天,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老人对家乡的感情是真切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鲁院学习。其间有几次去看他,他最喜欢听的是家乡的人和事。只要一

说起来,他的两眼是放光的。如果讲得快了,他会把耳朵凑上来,用手捂着听个明白。见我衣着单薄,就要从衣柜里拿衣服送给我,而且每次都坚持送我到楼梯门口。从他兴奋的神情,我能看到他对家乡的一种感情。

老人的生活是极节俭的。有两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记得有一次去他家,非要留我吃饭,那一次吃的是火锅,一盘白菜,一盘菠菜,一盘羊肉。吃过饭以后,奶奶从冰箱里拿出来切好的西瓜。我吃了一口,忍不住还是吐了出来。一个原因是太凉,更重要的是,西瓜已经馊了。见我这个举动,老人有点不太满意,他也拿起了一块,慢慢地吃了下去,挡也挡不住。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的儿子、凤凰卫视的刘长乐总裁。只知道他的儿子在外面混得不错,他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工资也不低。如此节俭,让我惭愧。

老人对信仰是忠贞不渝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好多冤假错案需要拨乱反正。老人作为平反冤假错

案的材料组组长,工作非常繁重,离休的时间也很晚。离休以后,他一直坚持参加党的组织学习。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好像是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他已经快90岁了。我去他家的时候,他的女婿王小明先生正在替他抄党章。老人抱歉地告诉我,他的眼睫神经有点问题,眼皮抬不起来。那时候,王小明先生也已经50多岁了。老人的认真,晚辈的孝心,让人永远难忘。

老人的哥哥是莱芜早期的武装部队领导者之一,在“肃托”运动中被错杀。他的三弟也是早期的革命者,但因大哥而受到了牵连。老人刚从中组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接到三弟的申冤信,专门找了当时任中组部长的张全景同志。张全景同志非常重视,把文件批复下来。但不知何故,给三弟平反的事情,却迟迟没有落实。长乐先生第一次回老家寻根前,老人向我提起了这件事。我给当时的莱芜市委作了汇报。市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给他的三弟平了反。

2015年,我做动画片《巧手鲁班》的总编剧。中期制作期间,好像是冬天里的一个日子,我路过北京,在那里特地住了一个晚上,去东花市老人住的公寓看他。那一天,他的精神很好。我们聊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走的时候,他坚持站起来送我,双手撑着面前看书画用的木板,想站起来。见此状,我赶紧双手扶住他的肩膀,大声对他说,你起来干什么呢?又不能走,快坐下来吧。他说,目送。这一句话,让我的泪掉了下来。目送。已逾百岁的老人,我们见面的日子,肯定会因为空间的阻隔而越来越少。我们的忘年交,就这一句“目送”,让我的心里酸酸的,好久没有缓过来。

今天,是我要来自送,要来自送他老人家远去,目送一位革命老区的老革命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老人心中也坚信,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才是这个世界上永远能存留的。

(本文作者为作家、编剧)



壁虎,最多的还是苍蝇。我怀疑这屋子里有一只庞大的蝇王,躲在某一个角落里,在飞速地制造着小苍蝇。门窗都关得好好的,走之前刚进行了一轮苍蝇大屠杀,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推门进来准看到一群苍蝇等着我。老中少都有,年龄段分布均匀。老苍蝇也像老人一样,嗡嗡地打着呼噜飞,中年苍蝇年富力强,少年苍蝇清秀骨感。于是再腾挪跳跃地来一轮大屠杀。苍蝇拍已经被我打断一只,不好意思地去找老板娘,老板娘顺手从一堆崭新的苍蝇拍里抽出一根给我。开始我还很认真,每打死一只苍蝇都用卫生纸捏起来扔到马桶里水葬,后来就懈怠了,窗户上很快蝇尸累累——大部分苍蝇死在这里。连苍蝇都这样,留恋温暖,又向往自由和光明。

每天天还没亮就醒了,走到园子里去,在水边站半天。虽然没有人,但是热闹得很,天上飞的,地上

跑的,水里游的,所有的动物都在努力地叫着、奔腾着、飞翔着、跳跃着,制造着各种声响,连树和芦苇丛都在借着风“刷刷”或者“呜呜”地响着。深深愧对动植物几乎一无所知,但一无所知有一无所知的好处,分别心也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浑然的世界,像伊甸园。

天虽然是黑的,但毕竟还不是深冬,亮起来非常快。简直是人眼可见的速度,那黑色渐渐地褪颜色了,一点点地泛了青。我的眼睛虽然看着前方,可是前方很近的低空忽然出现了一只白色的大鸟,有一只胳膊那么长,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飞来的,也不知它从哪里飞过来,扭过头去追随它,可是它已经不见了。闭上眼睛反而能“看”得更清楚点。有水鸟湿淋淋地从水里飞出来,从翅膀翻腾的声音能感到那羽毛深深地浸满了水,整个身体沉重得不像鸟类。虫子叫,鸟叫,青蛙叫,鹅叫,只有鱼不叫。它只是闷声跳跃。那水

花的沉重和实在让人知道这是一条大鱼,我甚至想到了它被红烧后放在餐桌上的样子,身上切了横刀,浓浓的酱汤,身上还撒了香菜叶,人们一筷子又一筷子地夹走了它的身体,只剩下完整的骨架。

这个公园有非常大的一片水面,全部都是残荷。荷这种植物,枯死的时候最美,一大片庄严地立在那里。陪着肃静地站了一会儿,看着它们以默哀的姿势,低着那沉静美丽的头颅。残荷的质感很特别,《红楼梦》里林黛玉喜欢李商隐的“留得残荷听雨声”,那样沉郁纤细的审美确实是属于黛玉的。

有时候开车跑到无人的山谷里面去。整个山谷的红叶铺天盖地,红得惊心动魄,不真实,像某一部电影里的布景。没有任何人的声音,安静到心里像被抽空了。不远处停放的车里的某一个零件吱呀一声,发动机里又不知道哪里像叹了一口气。坐在石头上看着太阳落山,真正地落到山里面。

早晨的太阳能穿透人的身体,光线从前胸照进来,又从后背红彤彤地出来了。早晨的太阳照在哪里,哪里就像是舞台,一切都亮晶晶地有了生命。夕阳就不能,夕阳只能把人放在暖红色的染色缸里。慢慢地,那暖红色像炭火一样熄灭了。

完全没有预兆地,灰苍苍的天被密密麻麻的大雁遮住,一瞬间它们又把天还了回来。

对这个世界恋恋不舍。薄情人最是深情模样。

(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电影学硕士导师)